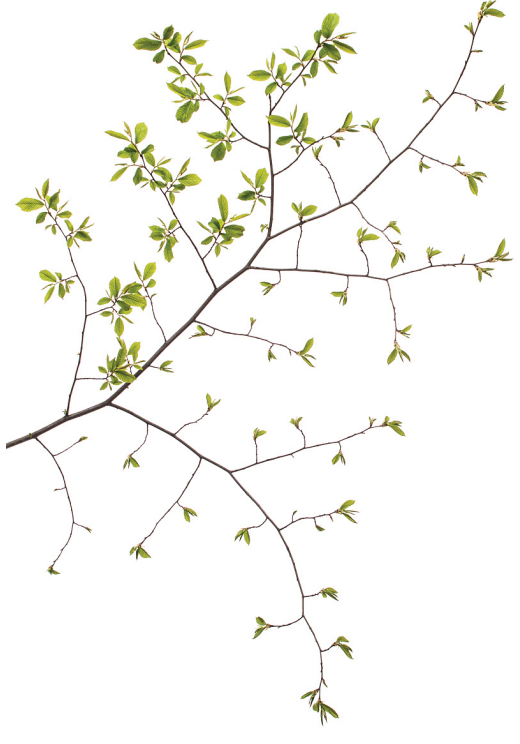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阅读

第576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

听闻先生上课

汪曾祺

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。日寇南侵，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合成临时大学，在长沙少驻，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，将往云南。

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，闻先生参加步行，万里长征，他把胡子留了起来，声言：抗战不胜，誓不剃须。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，是所谓“山羊胡子”，而上髭浓黑，近似一字。他的嘴唇稍薄微扁，目光灼灼。

有一张闻先生的木刻像，回头侧身，口衔烟斗，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，很能表达闻先生的内心世界。联大到云南后，先在蒙自待了一年。闻先生专心治学，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。

图书馆在楼上。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，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“贤于博弃斋”，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“学无不暇”，有一位教授戏赠闻先生一个斋名，称：“何妨一下楼主人”。因为闻先生总不下楼。

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，学校即迁至昆明。我在读西南联大时，闻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：楚辞、唐诗、古代神话。楚辞班人不多。闻先生点燃烟斗，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（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）。闻先生打开笔记，开讲：“痛饮酒，熟读《离骚》，乃可以为名士。”闻先生的笔记本很大，长一尺有半，宽近一尺，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稿纸上的。

字是正楷，字体略长，一笔不苟。他写字有一特点，爱用秃笔。别人用过的废笔，他都收集起来，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，真是一个功夫。我跟闻先生读一年楚辞，真读懂的只有两句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。也许还可加上几句：“成礼兮会鼓，传觞兮代舞，春兰兮秋菊，长毋绝兮终古。”

闻先生教古代神话，非常“叫座”。不单是中文系的、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，连理学院、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。

工学院在拓东路，文学院在大西门，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。闻先生讲读“图文并茂”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、女娲的各种画像，用按钉钉在黑板上，口讲指画，有声有色，条理严密，文采斐然，高低抑扬，引人入胜。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。

伏羲女娲，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，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，思想的美，逻辑的美，才华的美。听这样的课，穿一座城，也值得。

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，并世无第二人。他也讲初唐四杰、大历十才子、《河岳英灵集》，但是讲得最多，也讲得最好的，是晚唐。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。讲李贺，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（点画派），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，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，但凝视之，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。

这样讲唐诗，必须本人既是诗人，也是画家，有谁能办到？闻先生讲唐诗的妙悟，应该记录下来。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上课从不记笔记。

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临川记录了，而且整理成一本《闻—多论唐诗》，出版了，这是大好事。

我颇具歪才，善能胡诌，闻先生很欣赏我。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。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，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。闻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，对那位同学说：“你的报告写得很好，比汪曾祺写的还好！”其实我写李贺，只写了一点：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，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，故颜色特别浓烈。

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：不怕新，不怕怪，而不尚平庸，不喜欢人云亦云，只抄书，无创见。

（摘自《中外名家短篇精选》）



乡音解我忧

徐立新

清明回乡祭祖。清晨，在门前的小山上，我用手机录下了一段段鸟鸣之声：咕咕，唧唧，咋咋，喳喳，啾啾。这些声音交汇在一起，彼此应和，互为补充，像一首大自然的春之歌，听起来特别悦耳动人。中间，偶尔还会加进来几段从远处传来的公鸡打鸣之声“喔喔喔”，以及鸭子“嘎嘎嘎”的叫声，这“客串”不但一点不违和，反而还让人听出了村居的意境。

后来，我又去了田间，在沟沟坎坎旁录下了几段流水声：哗哗哗，潺潺潺，叮叮咚咚；接着，又去了地头，录下了风吹树枝的“呼呼”声。经过池塘边，一位婶婶正在洗衣，我录下了她用棒槌捶击衣服的“啪啪”声，以及波浪拍打草岸的声音。

晚上，家族里的人坐在一起聊天，我录下了他们的讲话之声，地地道道的方言。第二天，卖豆腐、卖包子、卖卤菜的来到我们村，我录下了他们的吆喝声，原原本本的本地土话。

回到城里，我把这些声音当成背景音乐，常常边听边干家务，边听边锻炼，边听边休闲。这些声音，没有经过任何剪辑和技术上的加工，但在我听来却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，因为它们都是我曾经无比熟悉的乡音，来自我的故乡，从小长到大的地方。

它们是故乡的鸟鸣声，是故乡的流水声，是故乡的浣衣声，是父老乡亲的声音，都是最能解我忧的！我想，我把这些声音带在身上，就等于把故乡带在了身上，从此有了最悦耳最舒心的乡音相伴，游子的乡愁也就没那么烧心了。

（摘自2023年4月20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雨的随想文

汪国真

有时，外面下着雨，心却晴着；又有时，外面晴着，心却下着雨。世界上许多东西在对比中让你品味。心晴的时候，雨也是晴；心雨的时候，晴也是雨。

不过，无论什么样的故事，一逢下雨便难忘。雨有一种神奇：它能弥漫成一种情调，浸润成一种氛围，镌刻成一种记忆。当然，有时也能瓢泼成一种灾难。

春天的风沙，夏天的溽闷，秋天的干燥，都使人们祈盼着下雨。一场雨还能使空气清新许多，街道明亮许多，“春雨贵如油”，对雨的祈盼不独农人有。

有雨的时候既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，人们却多不以为然。或许因为有雨的季节气候不冷，让太阳一边凉快会儿也好。有雨的夜晚则另有一番月夜所没有的韵味。有时不由让人想起李商隐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的名句。

在小雨中漫步，更有一番难得的惬意。听着雨轻轻叩击大叶杨或梧桐树那阔大的叶片时沙沙的声响，那种滋润到心底的美妙，即使是理查德·克莱德曼钢琴下流淌出的《秋日私语》般雅致的旋律也难以比拟。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造化，真是无与伦比。

一对恋人走在小巷里，那情景再寻常不过。但下雨天手中魔术般又多了一把淡蓝色的小伞，身上多了件米黄色的风衣，那效果便又截然不同。一眼望去，雨中的年轻是一幅耐读的图画。

在北方，一年365天中，有雨的日子并不很多。于是若逢上一天，有雨如诗或者有诗如雨，便觉得好极。

（选自《汪国真散文集》）

春到草池湾

余佑学

草池湾，是我的家乡秦岭南麓陕西安康市石泉县的一个小地方。这地方虽然没啥名气，也算是鱼米之乡的一块“白菜心”。

山是浅山，田是“泡冬田”，山环水绕，袅袅炊烟，田地肥沃，稻麦飘香。一湾葱翠，一池碧水，一隅桃源，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。

村前有几道褶皱山梁为屏，村左村右良田好地相伴，村中溪水潺潺，村后茂林修竹，浓荫覆盖，形成“躺椅形”地貌。

草池湾真正声名鹊起缘于一只鸟。大约十年前，被誉为爱情鸟、吉祥鸟的朱鹮，悄无声息地来到这里安家落户。经过多年繁衍生息，目前数量已近五十只。为了营造适宜朱鹮生长的环境，县里将这里命名为“朱鹮小村”。

朱鹮小村——草池湾，从石泉县城出发，沿途保护朱鹮标识醒目，志愿服务队队旗摇曳。进村入户，柏油路四通八达，阵阵花香扑鼻。

一湾一湾的池或塘，一层一层的田和地，一块块小坡地、一座座隆起的小山岭，层层叠叠，绵延不断。这里的一草一木，一块田一垌地，零星的竹园成片的柴垛，老房子新洋楼，不是很规则，也不加修饰，随山就势，或躺卧，或缓立，或大或小，或起或伏，自然点缀，纵横交错。

稻田和坡地围着山转，转东西、转南北，转堂前、转院后。远远近近，看到这些生态田园，也就闻到了五谷的香气，看到了仓廩的充实。注水后的秧田似月亮，似梯形，又似不规则多边形，水汪汪、亮晶晶，好似卧在山洼里的一面面大镜子，照山映水，秀出无限风光。坡地有高有低、有方有圆，长栎树、长竹林、长松杉、长灌木，满山绿荫，郁郁葱葱；道旁、房前、林下、田坎边，各色花卉争奇斗艳……每走一步，仿佛都能听见草叶间发出的声响。

雨水过后，这里的山峦绿了，大地醒了。瞧吧，池塘周围、田坎边、溪水旁、坡地上的鹅儿肠、蒲公英、油菜、冬小麦、豌豆尖，等等，都是大自然的彩绘元素。在阳光空气水分的作用下，苗叶由鹅黄色变成嫩绿色，铺展成一幅幅动静相宜、碧绿浸染的山水画。

此时的草池湾，又到了最美踏春季。食一芽草，游一面山，品一杯茶，赏一抹春光。各式各样的小草枝叶按捺不住向上生长的欲望，纷纷睁开眼睛，把小脑袋拱出地面，把嫩芽儿鲜绿叶儿挤出枝枝蔓蔓。它们带着鲜嫩清香的味儿，带着蓬勃旺盛的劲儿，尽情梳妆、扮靓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。

几只朱鹮立在大树高枝上，望着如织游人，时而扑棱灰白透红的翅膀，在村庄上空转着圈儿，发出几声清脆而响亮的鸣叫；时而在稻田里、草池中辗转觅食，一边呼朋唤友，一边四下张望，踱着悠闲的步子。

抬头望，朱鹮小村草场后面，在树荫下树杈间，它们搭建起来的鸟巢挤挤挨挨，尽显温馨。一位村民告诉我们：“那儿只朱鹮在我家旁边筑巢三年多了。这种鸟很有礼貌，不管它们飞走还是飞回来，只要看见我，都会叫一声，算是打招呼呢。”

想要享一份清幽安闲，得一份农耕文明体验，就来草池湾吧！

（摘自2024年3月30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◎图片来源于网络



黑猫和其他故事

老了的李

往往，有很多幼时所做的愚蠢的事，到了溺爱者的眼里，都成了你天赋异禀的证据。奶奶活着时，时常会说，在我三岁或者四岁的时候，有一回蹲在屋后的墙角边，在和一条蛇说话，“这孩子有多乖啊，也不用手去摸蛇，只是和它说话。”而蛇盘着身子，昂着头，吐着尖尖的蛇信子，把走过来的奶奶吓得后背爬满了一身汗。她不敢大声叫，怕蛇受到惊吓而攻击，蛇也许感受到有人接近，逡巡着，迅速爬进了石隙间。

我至今不知道这蛇有没有毒，也许，只是一根草绳罢了，也许，只是奶奶对我的爱的影子。而按照乡间的传说，这蛇大概是属于家里的，它是一种灵物，守护者，简单而充满爱意的叫法就是家蛇，相当于房屋里的魂。

在以前的乡下，常常有把家里出现的动物当作家庭成员的传统。

我固执地以为，猫有老虎的禀赋，它就是老虎，或者就是老虎缩小了自己的灵魂披上猫皮。而这只猫，很多年后依然潜伏在我的身体里，和我说话，和我交流生活所不能抵达的地方。

许多年过去，老宅已经改变了许多，但这只黑猫当年所潜行的猫洞居然还在。小时候，我会趴在地上去观察猫洞，仿佛它深不可测，实际上当然只是一墙之隔，两边的世界都是我所熟悉的。这个通道把两个世界的气息贯通在了一起，而因为这个洞，两个世界变得神秘。在它生小猫的时候——正是它多次从猫洞里钻出去后带来的礼物，它的肚子突然变得不可思议地圆润。

只要我凝视着洞口，这猫便会“喵喵”叫着出现，仿佛它懂得我所期待着的。黑猫是母猫，好像我记事开始它就是家里的一员了。它一般很温驯，趴在我们的身边，惬意地享受着给予它的抚摸，如果到了饭点，会绕着人不断发出谄媚的叫声。在它生小猫的时候——正是它多次从猫洞里钻出去后带来的礼物，它的肚子突然变得不可思议地圆润。

奶奶说，猫又怀孕了，它要生了。怀孕的黑猫突然就消失了，谁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，也许是房梁之上，也许是某个旮旯角落，总归它时而会神奇地消失几天。

通常，这样过了数天后，黑猫便会衔着小猫出现，有时候两只，有时候三只，最多时会有五只。这个时候，是不能惊扰它的，一受到惊动，它又会衔着小猫遁去，仿佛孤独的孩子，对世界充满了畏惧，这和平时在人脚下撒娇献媚迥然不同。

这大概是潜藏在动物本能中的母性，但这母性一旦被触犯，有时也会诱发可怕的后果：猫会把自己的孩子咬死，也许是因为它感受到了无名的威胁。

黑猫其实是孤独的，像是独自行走的灵魂。有的夜晚，如果我一时没有睡着，会发现黑猫端坐在窗户外的屋檐瓦片上，有时也在屋檐延伸出去的梁上，而圆月像个背景在它的身后，它，像是投影到了月亮的环形山丘上。它们得到了一种秘密的交换，一种风一样的气息。

黑猫像是一个媒介，它轻功卓绝，在瓦片上有着片叶不沾身的意蕴，而我的视线追随着它，当我看不见它的时候，我常常想它是否去了月亮上，像嫦娥当年一样。

8岁时，读小学二年级的我离开了乡村，这黑猫比我待得更久。我15岁左右那年回家时，有一只小花猫在奶奶脚下蹒跚叫唤，我问奶奶，黑猫呢？奶奶说，归山了吧，有一天就不见了。养熟了的猫和狗，当它们预感到大限将至的时候，就会躲到我们无法找到的地方，静静等待那一口气的散去。

黑猫就像是一阵风，尽管有人说它有九条命，但还是从我们的生命中远远吹过。最终，我们也会像风一样。

（摘自2025年2月21日《杭州日报》）